

夢天涯樓小

周齡翁琦著



三

9

版
社

747.58
Z772

ADD 64/12

小樓天涯夢

周齡翁琦著

三秦出版社

小楼天涯梦

周龄 翁琦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ISBN 7-80546-069-8/I·10 定价：1.80元

内 容 提 要

一把宝剑，隐藏着大漠的秘密；几路铁骑，为夺宝斗智争勇——一个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传奇故事由此而展开。

邵文冰英武奇伟，血和剑铸就他刚毅的个性；陈金楠空有聪明，缕缕情思只化做一腔怨恨；杨青霞冷面铁心，却怎奈春风溶坚冰；艾丽曼秀外慧中，怀宏愿危难见精神……

本书构思奇特，题材新颖，情节迭宕，人物鲜明，语言风格更溶冷峻与温情于一炉，读来令人迴肠荡气，思绪缱绻。

目 录

第一章	圣祖秘传	(1)
第二章	宝刀匣鸣	(13)
第三章	一局仙棋	(28)
第四章	国色天香	(39)
第五章	大漠情深	(50)
第六章	相见不相认	(64)
第七章	人生贵相知	(72)
第八章	昭莫多山谷	(82)
第九章	红庙小楼	(94)
第十章	杀父之仇	(107)
第十一章	夜探养心洞	(120)
第十二章	总督之死	(132)
第十三章	小楼相会	(146)
第十四章	魔鬼城中	(159)
第十五章	博士的爱	(170)
第十六章	梦归天山	(181)
第十七章	魂断天涯	(194)

第一章 圣祖秘传

入秋以来，向来十分干燥的京都却一直浸淫在霏霏细雨之中，连那辉煌灿烂的紫禁城，也在朦胧的烟雨中变了形，失去了往日鲜明的轮廓，远远看去，就象浮在半空中的海市蜃楼，显得那么虚幻飘渺。从大漠刮过来的刚劲凌厉的朔风，在京都阴云密布的上空，发出金属般的呼啸声。

十里长街路断人稀，偶尔有三两个行人，也是来去匆匆，面露惶恐。就在这种凄冷的气氛中，西长安街尽头转弯处，出现了一个蓄有三绺清须的老人，压得很低的宽沿笠帽下，闪动着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似乎无意地瞥了一眼已被查封的郁国公府，只见门前禁卫军林立，一派肃杀景象。他身后有一队骁骑兵，在一名大内侍卫的带领下，如脱弦的利箭往京西方向飞奔而去，被马蹄践踏的一滩滩渍水，在青石板的街面上反射出一团团幽暗的亮光，给这条不祥的大街又平添了一些忧郁的气氛。当前队人马的马蹄得得声刚刚在路上消失，几骑浑身湿透的人马又从城外奔来，气喘吁吁，马不停蹄地往宫中奔去。清须老者神秘莫测地一笑，瘦削的背影消逝在雨帘中。

紫禁城军机处值房密藏重宝不翼而飞的消息，在京城内外不胫而走。

庄严典雅的皇宫内，充满了阴森森的惊恐和不安，养心殿东暖阁里却极不和谐地飘出歌声。刚刚即位的皇帝坐在靠南窗的朱榻上，凝视着北风呼啸的窗外，他年轻瘦削的脸上透着未消的怒气，同时，稚嫩的双肩上，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巨大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使他浑身都不自在。此时的心境更如千层阴云笼罩：即位不久，竟丢失了圣祖秘传的绝世之宝。

年轻的皇帝，自即位以来，格外俭省，绝不任意挥霍，以弥补先皇东征西讨、南巡北幸耗尽的库银。同时，正筹谋将“圣祖秘传”带往回疆，乘清军大举入疆平定义军之机，打开罗布泊天秘洞永恒的秘密。

可是，一个晴天霹雳震动了整个京都，“圣祖秘传”不翼而飞，与此同时，世袭郁国公的长公子郁文冰突然失踪。不久前，天知道从何处泄出的机密消息，一下子沸沸扬扬传遍了整个京都，有一个镇国的“圣祖秘传”将给黎民百姓带来粮食、布帛和希望。这个“圣祖秘传”究竟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是越传越神，仿佛整个皇家社稷的命运都系在这上面。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皇帝震怒之下，竟将立下赫赫战功的郁国公的后裔尽数斩首示众，单走失了郁文冰一人，据报，这“圣祖秘传”正是被郁文冰窃走。皇帝想到这里，觉得杀了他满门也不解恨。他回过头来，大声呵叱道：“都给我退下。从今以后，谁也不得广纳姬妾，任意挥霍！”皇帝竟将宫娥彩女赶出了宫廷，甚至连深得他宠幸的妃子也不例外。

这时，一个奏事处的老太监掀帘而入，见紫檀木的八角圆桌上那碗豆腐烧猪肝皇上未曾动过，不知是收走呢，还是另换一碗。

近日来，皇上特意免去了先帝御膳每餐都要化费八百两银子的惯例。他每餐只吃一种菜，弄得内膳房的官员穷极了，偷偷背地里抱怨：“这样清苦，俺们不用活命了。”

有人说，皇帝这是受生性吝啬的太傅影响，其实，这些人岂知年轻皇帝的一片苦心。

奏事处的老太监何生显得诚惶诚恐，哈腰躬背，双手曲缩，面部强作笑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老太监已服侍过三朝皇上，极会察言观色，体味皇上的表情变化。这奏事处是由先帝将奏事官扩大组织起来的，分为内奏事，外奏事，属御前大臣兼管。职责是传事，接收奏折题本，传宣谕旨，递“如意”及贡物。另外，准备召见官员的名签也由他们摆在皇帝的御案前。

这等大太监的穿戴都很讲究，头戴宽沿上仰帽，顶缀红缨，身穿马褂长袍，外套石青色补服，胸前挂有朝珠，脚穿白底靴。别看他老态龙钟，皱纹满面，惶惶不安，却是耳精目明。

他发现皇上没动过召见的名签，不由得进退两难，忙双膝跪下，却听皇上哼出一声：

“何生——，传军机大臣穆善。”

何生还欲跪拜，皇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何生立即退出。

穆善是先朝的顾命大臣，一心想独揽大权，素与郁国公不和，视郁国公一家为眼中钉，肉中刺。且他早已觊觎那“圣祖秘传”，可惜他识不破罗布泊天秘洞的机关，连军机处方略馆的几十个翻译官也分辨不出眉目，唯有郁家握有打开天秘洞秘密的钥匙，穆善也无可奈何。如今皇上已将郁家

满门抄斩，绝了他心腹之患，对他说来，倒是因祸得福，郁文冰虽逃脱，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穆善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待消息传来，即是郁家灭绝之日。

他极善谄媚取宠，知道皇上一心节俭，所以，自己的满身冠服也令家人反复搓洗，使之显得颜色陈旧，以讨取皇帝的欢心。

穆善头戴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的常服冠，身穿半旧的御赐五爪蟒缎金黄色蟒袍，这种蟒袍，唯有皇子及亲王方能穿用。穆善因是先帝钦定的顾命大臣，此等荣誉也系先帝所赐。他这时身著蟒袍，无疑是有意显示先朝顾命大臣的特殊身份，也是对皇上的一种暗示。

何生将穆善从值房引至门口，掀开帘子，让他进去，立即退出。大清王朝创立以来，皇帝从不坐在大殿正中召见官员，就是皇亲国戚到东暖阁来，也是如此。

皇帝总是用毕御膳后召见大臣。穆善进去之后，一眼便扫见了桌上满满一碗豆腐烧猪肝，未曾动箸，不由心中一沉，慌忙双膝一跪，极为小心地禀道：“臣穆善恭请圣安。”说毕便又弯腰走到皇帝所坐的朱榻前，跪在一个厚厚的红白毡垫子上，静等皇上御旨。

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善是个十分精明的老臣，他见皇上最喜欢的豆腐烧猪肝还摆在桌上，知道这可不是好兆头。他跪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年轻的皇帝终于掉过头来。穆善虽然匍伏在地上，无法看见圣上的面容；但由于他久居深宫的丰富阅历，对掌有至高无上权柄的君王的习性，一向是揣摸得不错的。他深知皇上正在盛怒之中，比一头饿虎还要可怕，自己置身虎口锐齿

之间，稍一疏忽，便将虎口丧生。他因神经紧张而四肢发麻，心头怦怦乱跳的声音，好象鼓声，但他竭力抑制这种慌乱的情绪，从皇上的呼吸声中分辨自己该如何对待。

皇上鼻孔里轻声哼了一声：“圣祖秘传失窃，你身为军机大臣，知罪吗？”

穆善紧张的心情有了一些松弛，因为皇上的口气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宽松得多。他明白，问话的关键不在知罪，而在失窃，于是急忙恭恭敬敬地奏道：

“启禀皇上，一品侍卫白邬金已乔装出城，四处查访。另外，御前侍卫统领乌尔汗已随骁骑兵奔往云南大理，密查大理教掌门沙渊如父女，云贵总督曲尚昆统率绿营兵协助！”

众大臣中他素以干练著称，“圣祖秘传”失窃罪在不赦，他岂有不知自己担有何等重大干系之理？减轻罪责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尽快追回“圣祖秘传”，就这层意思来说，“圣祖秘传”等于是他的脑袋。他派遣的宫内侍卫，本领高强，善于追捕，而且又是他的死党。他自信这个安排是细致缜密的，但皇上却轻哼了一声：“白邬金？”

穆善虽伏首在地，早听出皇上这轻轻一哼，对他安排的人选包含了轻蔑和不悦。他悚然了，派出的这两个人是宫中一等一的拔尖高手，手中王牌，除此二人，还有谁可派？

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先皇当年组建了一支精锐人马，由郁国公深入龙潭虎穴，从回教教主噶丹的遗孀古丽拉手中夺得埋葬玉山奇宝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是一张奇怪的宝刀，任何人都看不懂。郁国公又请求先皇让他率领敢死队，并带领了他威震西北的五个儿子，闯进了亘古未

开的荒原——神秘的罗布泊，此举确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先皇派出几批人追踪寻找，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而寻觅重宝的消息却不脛而走，英国间谍，关内外高人强手一批又一批闯进那片神奇的土地，但都是有去无回。

此后，许多恼人的传闻，犹如连绵不断的秋风秋雨，在宫廷里来去飘忽。其中有人说，郁国公已窃走玉山重宝，远走异国，也有人说那块神奇的土地突然消失了……。如今这与玉山重宝有联系的“秘传”和郁家后裔均失去踪影，则使刚刚即位的皇帝复兴朝廷的勃勃雄心，转眼之间变成泡影。这一段历史的隐情，穆善无从知晓，当然，也无从揣度此刻皇帝的心思。皇帝真想拔下穆善的顶戴花翎，但他是先帝御封的顾命大臣，而且即位不久，还需要元老重臣的辅佐，于是，皇上只得气恼地叱道：

“穆善，军机处何等机密之地，竟闹出京城内外风雨满天的局面，该当何罪！”

穆善双手伏地，连连磕头：

“皇上圣明，只因微臣疏忽，催逼破译，不想为奸人知晓，求皇上赐臣一死！”

军机处是朝廷最高军事机关，翻译值房，更有严密的防范，即使是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任何人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行走。奉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及阅看各处奏折的大臣，也只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其余部院内外大小官员，一律不得擅入。帘前窗下哪有闲人窥视的道理！

穆善的失职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不知是多

少次在君臣的头脑中回旋：防范如此严密的军机处值房，连蚊蝇也飞不进去，“圣祖秘传”怎么会被郁文冰轻而易举取走？

当然，君臣共此疑问的依据是不同的，皇帝依据穆善的禀报，而穆善却依据的是自己的臆测和谎言。轰动整个宫城的巨案所造成的灾难不知将落到谁的头上？

此刻，君臣各自在转着不同的念头了，因为他们毕竟尊卑名分不同，皇帝掌握的机密，穆善岂能了然？皇帝对于“圣祖秘传”的失窃，在心里重重打了一个疑问号：郁文冰纵有能耐，也断不能入军机处，更别说盗走宫廷的至圣至宝。

但不是郁文冰窃走国宝，那又是谁呢？皇帝没有理睬穆善说了些什么，而是问了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你见过郁文冰没有？”

穆善大惑不解，抬起头来，吉凶未卜地答道：“臣从没见过。”

“谁说是郁文冰盗走重宝的？”喜怒无常的皇帝突然龙颜大展，露出难得的笑容。

“曾向郁文冰讨教过的回回翻译官马貽山。”

“马貽山？”皇帝眼光一闪。

皇帝轻轻一声反问，如五雷轰顶，穆善只觉得天旋地转，使他日夜心惊肉跳的时刻终于还是没有躲脱，他连连叩首，嗫嚅道：

“马貽山自知罪孽深重，已自刎身亡。这等小事不敢惊动圣上。”

“死啦？”皇帝大失所望，震怒异常，叱道：“大清皇

朝所有珍宝也填不满玉山重宝的一个角，哼，这等小事！”

穆善竟未想到玉山重宝价值如此之高，难怪龙颜震怒，心中不由暗暗发寒，慌忙摘下顶戴，头磕得山响。

“下去吧，传旨太和殿议事。”皇帝冷冷的眼光已转到风雨交加的窗外。

太和殿里的气氛严峻肃穆，悄然无声，文武大臣都垂手恭立两旁，无不忧心忡忡，承受着一种莫名的恐怖感。

皇上坐在那把雕龙髹金屏风前的龙椅上，愁眉不展，左右四个香几上的三足香炉里焚着檀香，高大阴森的太和殿里香烟缭绕，显得更为肃穆。

良久，御史陈庆勇越班而出，跪奏道：“启禀皇上，军机处圣祖秘传失窃，理应治罪！”

皇帝看着这位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御史大臣，他心中的计谋已成熟了。

陈庆勇出身于大学士，又是先帝的谏官，故此很得当今圣上宠爱。他长得精瘦威武，一袭五爪正蟒石青色朝服，显得威风凛凛，不同凡俗；那对利剑般的眼光，使任何人都难以正视，但他在波涛凶险的宦海中过于刚直，又从不掩饰，因而在宫中常受排挤。他原是郁家的世交，穆善陷害郁国公，故使郁家满门抄斩，令他心怀悲愤。如今穆善犯有弥天大罪，皇上却未绳之以法，他忿忿难平，故而越班直谏。

他话音刚落，却见两位前朝大臣双双跪在御座前：

“启禀皇上，郁文冰辜负皇恩，早与乱党叛逆沙洲如有勾结，乱党行踪诡秘，实是难测。”

一个银须飘舞的老者从文官队列中跨出，跪拜道：“启禀皇上，当年郁文冰祖父出生入死，率领五虎入疆，忠心耿

耿，被圣祖先帝赐为国公。如今这军机处松懈至此，才让天下耻笑。而且，失窃之说，传闻颇多……”

还有人要出班跪奏，被皇上挥手止住，微笑道：“众卿请起。”等众人立起谢恩退于一旁时，皇帝方才说道：“朕不知郁文冰为何窃走秘传？”

“皇上圣明！”陈庆勇上前答道，“小臣以为此乃大理教借刀杀人之计。除掉了郁文冰，天下再也无人知晓玉山宝图的秘密。”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皇帝满意地止住众人，又问道，“众卿不必争议，失窃真相，日后自有一个结局。当今令朕焦虑的倒是谁真有能耐去追查此案？”皇上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陈庆勇，等着回答。

机警的穆善知道已躲过了大灾大难，皇帝已转了念头，此时切勿错过机会，便慌忙上前奏道：“皇上，白侍卫已乔装出寻，乌尔汗统领也前往云南，加派……”

皇帝的鼻孔里又发出了重重的一声“嗯”，穆善的舌头便被这把无形的刀切断了，再也不敢多说半个字。

这时，只有陈庆勇知道皇上刚才一番话是对他的独生女陈金楠而说的。他的女儿陈金楠对郁文冰有情，既然皇上已怀疑到女儿身上，他只有孤注一掷了。

“皇上，微臣代女儿请赐一行。”

皇上清瘦的脸上果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朕封她为特使，前往回疆追寻国宝。只是明日离京前，朕要面授机宜。”

满朝大臣都风闻御史的独女文武兼备，而且美如天仙，又传闻她孤傲异常，冷如冰霜，却没有料到这些风言风语的

闲话都是真的，甚至连皇上也知道这个冰雪聪明的奇女子，并且命她为特使去追寻“圣祖秘传”，众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

陈庆勇回府的路上思潮翻滚。一则怕皇上的耳报神已经安在了自己的家里，不知内奸是谁？二来女儿神秘莫测，桀骜不驯，谁能驱使她去回疆搜寻郁文冰。再说他俩从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难道皇上不知道？那末，这钦定特使究竟意味着是祸？是福？或者……如此等等，他心中忐忑，思潮翻滚。

女儿陈金楠不在家，那个风水先生却随着大理教掌门沙洲如的女儿沙天香在府上等他。

陈庆勇握住风水先生的双手，两人垂下泪来，激动不已。陈庆勇小心翼翼地将客人引至密室。陈庆勇自妻子过世后，一直过着独居生活，这间密室既是书房又是卧室，书橱藏书宏富，房间布置高贵雅致，虽是多年鳏夫，仍不失学士气派。

陈庆勇将朝廷所议之事全都告诉了来人。

“何昆老弟，你回去与沙教主商议，恐怕已来不及了。”

何昆是威震南方五省的大理教军师，沙洲如的智囊，此时见情况有变，并不显得惊奇，一切都在料事如神的沙教主安排之中，只是陈金楠奉命出使回疆出乎意料之外。

何昆抚着三绺清须，他面露悲戚：“陈大人，郁国公一家被杀得好惨，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

陈庆勇想劝慰这个人生旅途中共过患难的兄弟，但是，却没有恰当的语言。因为他的心被另一件事牵住了，女儿至

今未回，这颗神奇的掌上明珠，使他忧心如焚。而且，他与郁家关系的渊源，必须对外界进行最严密的封锁，甚至连何昆也不能知道。他在心中苦苦地叹息着：多事之秋啊！

突然，从见面起一直未吭一声的沙小姐，霍然站起来，陈庆勇只觉得眼前一亮，沙小姐那娇美的脸上一对深沉的眼光，刺得他不敢正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他顿时感到沙小姐是个与女儿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强女子。

“陈老前辈，何总管，我日夜兼程奔赴京都，想二位不会以为我是来这里听连篇废话的吧。教主有密令。”说到这里，她率先起立，一脸肃杀的冷气，陈、何俩人不由也跟着站起来了。

“玉山宝图证实为郁文冰所得，我大理教定当穷追不舍，直至消灭障碍我教达到目的的一切敌手！”

这三人又缓缓坐下，陈庆勇眉头拧起一个老大的川字，抚着胡须说道：

“不过，沙小姐，切莫小觑白邬金的能耐，此人并非常人可比，不仅武功了得，而且他是一品侍卫，文韬武略，更强别个十分，还望多加小心。”

“陈大人言之有理，不过，我们沙小姐精通波斯胡语，这次西域回疆之行，小姐奉有黑鹰令，代行教主权，只待龙聚啸兄弟一到，立刻启程。”

“龙聚啸？”陈庆勇大吃一惊，谁能想到这个曾闹得京城不安的神盗，竟归顺了大理教主门下，给沙小姐当随从奔往回疆，可想而知，大理教的势力已壮大到何等程度。

“那好吧，就这样！”沙小姐摆出公主般的姿态，对何昆令道：“何军师请你先回去报告教主，我明日带龙聚啸启

程，京中还得陈老前辈多多关照。”

“龙聚啸难道会准时到达？”陈庆勇颇有点怀疑：“他可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脚大盗。”

“哼，教规岂是戏言，凡是想抢夺玉山宝图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这玉山宝图非沙莫属。只是无缘见到令媛——大名鼎鼎的冷美人陈金楠小姐，实在遗憾。”沙小姐声音很低，但句句刺耳，使人感觉出她对大清皇朝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对人世间的权威有着极度的蔑视。

何昆对沙小姐的举止唯唯诺诺，陈庆勇感觉何昆对这个貌似柔弱、实是强悍的姑娘一定十分畏惧。

陈庆勇凭着阅历丰富的眼力判断，沙渊如的这个女儿，自小就有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如同自己的女儿陈金楠一样。此刻，他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楠楠。